

于逢泉先生提交的意見書

三十年改革開放投資環境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港人就一直是投資大陸的主力軍，據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在 05 年發表於東方日報的文章中談到截止 04 年 9 月港人在內地投資項目 23 萬 5 千多個，實際使用金額 2385 億美元。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缺少資金和人才對港商投資非常歡迎，從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套套的優惠政策，介紹成功投資的內地人仕還有豐厚的獎金。港商每到一處要哪塊地就給哪塊地，要多大就多大，那時候港商真的很風光，相信初期去國內投資的港人都記憶猶新。

但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始終不只是靠硬體，市場經濟必須靠健全的法治，靠公正的司法制度，但三十年來國內的貪污腐敗、司法腐敗已是人人共識的嚴重固疾，港人也不能獨善。

隨著經濟發展，地方上財大氣粗了，已不再是以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了，現在地方流行的是“開門招商，關門打狗”，只要是能賺錢的港資企業地方上就要榨幹你的利潤或者乾脆把你吞掉。

郎咸平教授在同一篇文章裏列舉了三個典型的案例，有國家領導人霍先生如何被廣東一個小區長欺壓了十年，有在天子腳下京城，香港嘉利來集團活生生地被北京市的政府部門搶走，雖然經國家領導人干預，嘉利來被判勝訴，但至今五年了仍得不到執行。還有遠去東北遼寧的香港遠洋實業，也是和政府部門合資，後被政府部門私下賣掉了合資公司，其中遠洋公司三次勝訴，不能執行，直到十年後的 2004 年在無數國家領導人和司法部門、政府部門的干預才領回了 1/3 的應得賠償。

郎教授在文章中披露，幾年來僅向他求助的港商就達一百多人，他說其境遇之淒慘讓我震驚！

郎教授指出：“地方政府與黑惡勢力甚至能夠互相勾結，粗暴干預司法公正，不惜動用行政手段介入司法審訊過程，這些現象屢見不鮮”。今天參加聽證會的港商，還有更多的沒有來的港商都親歷了郎教授所指出的黑勢力的迫害，我們希望有主持正義的社會人士能幫助我們籌措一個港商受害展覽會，我們估計會展中心一層可能還不夠大。

顯而易見，港商在國內投資權益被侵害絕對不是絕無僅有的個案，也不是一小群人的小社會問題。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資料，僅 03 至 07 年涉及商業糾紛、房地產及對內地機關的投訴已達 1300 宗，如果按平均數算現在已超越 1600 宗，這個數字已經很嚇人了，但仍是冰山一角，因為這只是向內地辦事處求助的數字，還不包括在本港向港府求助的數字，而更多的是對港府或者人大代表都不抱任何希望，牙齒打掉和血吞，啞忍不投訴的港商。

今天出席聽證會的薛寶仁先生在立法會靜坐 100 天，幾乎每天都有經過的港人向他訴說同樣的遭遇，但絕大部分都以絕望的心態，不相信大陸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會主持司法公正，也不相信港府和人大代表爲了給港人爭取權益，會犧牲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估計受害的港人以萬計是毫不誇張的，如果有疑問可問一下最近新受害人、香港中小企業商會主席余先生，在杭州被判侵權的田先生爲什麼不請港府和人大代表幫助就知道一部分人的心態了，因爲有一部分人在上面還有生意做，還有些有政治地位的古相當一部份人，他們當然投鼠忌器啦。

展望未來港商在國內投資環境是否會有改善呢？老百姓知之甚少，沒有充分的資料可足判斷，套用去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和最高法院肖揚院長的話：“反貪腐反了多年越反越腐”、“地方保護主義越來越嚴重，司法就越來越不公正”，既然國家領導人都實事求是地講話了，我們也就不必濫唱高調，盲目樂觀。

當前外商結業，遷出中國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美國經濟衰退，人民幣升值，過去密集型勞力的經濟結構都是企業經營越來越困難的原因，加上三十年的法制建設沒有讓港商和外商感到權益越來越受保障，相反正像肖揚院長所言，郎咸平教授所指港人在國內獲得司法公正的個案少之又少，讓人感到寒心、憤怒和無奈。對我們這些無助、充滿憤怒的港商，什麼時候才能看到我們真正有權要求港府和港區人大代表，真正有權監督港府和港區人大代表，盡到他們的責任，維護港人的合法權益。

在今天的聽證會上我們將就港商受害的典型個案和性質向各位議員介紹，我們將介紹港商在國內上訪的遭遇，揭露“信訪條例”的欺騙性。我們將訴說香港社會、官府、政界、媒體和法律界對港商維權的誤解和偏見，和我們的無助，我們也將用法律的觀點來剖析港府和人大代表的“郵差”政策。最後，我們將表達我們的期望，——希望港府和中央協商立法一個保障港商投資權益的機制，還我港商公道。

如果任由港商繼續目前四面楚歌、八方無助的狀況，那麼越來越多的港商將走上公民抗爭的維權之路，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經已展開了！